

汉魏六朝“汉武故事”新解

张 晓 明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所谓“汉武故事”,是指以汉武帝为核心要素,根据有关史实敷衍或比附而形成的故事性文本。通过对汉魏六朝史志目录的搜寻,可以发现,当时的“汉武故事”类文献,主要归于史部的“杂史”“杂传”“旧事”类以及子部的“小说家类”。而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考察,可以发现,汉魏六朝的“汉武故事”在题材上可分为轶事、政事、情爱、漫游、求仙五类,在效果历史意识下则呈现出典型的“前结构意识”现象。

关键词: 汉魏六朝; 汉武故事; 题材; 效果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18)01-0036-11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哲学诠释学被我国哲学界所吸收和运用,一个全新视角也被积极引入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学术界对此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其中,汉魏六朝的“汉武故事”常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并产生了一定的前期成果,但从诠释学角度全面研究该课题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本文试图结合西方诠释学的“效果历史意识”,综合考察该时期的“汉武故事”。不周之处,祈方家指正。

一、汉魏六朝文献中的“汉武故事”

所谓“汉武故事”,是指在汉魏六朝时期以汉武帝刘彻及其相关史实而比附或衍生的故事性文本类属。就现有传世材料而言,有关汉魏六朝的“汉武故事”,首先可从今存史志目录中找到线索。此种线索又可分为两类。其一,史志目录中的“小说”类,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小说家”类、《隋书·经籍志》“子部”的“小说”类中,都收录有相关文献。其二,史志目录中“史部”的杂史杂传类中,也收录有相关文献。具体情况如下:

《汉书·艺文志》是东汉班固据西汉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编撰而成,其《诸子略》所记“小说家”共 15 家 1380 篇,是有关我国“小说”的最早记录。至隋时,《汉志》所载 15 家小说,已全佚。从《汉志》

记载来看,较为确定是汉代人作品的是:《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百家》,其余九家大抵为先秦人之作。从现存较为确定的汉人作品来看,大抵有近似子书的,如《待诏臣饶心术》《百家》;有近似史籍的,如《臣寿周纪》;有近似方士之书的,如《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1] (P5-9)}。

(一) 汉魏史志目录“小说”类中的“汉武故事”

搜检《汉志》所载 15 家小说可知,只有《虞初周说》收录有“汉武故事”的部分信息。《汉志》云:“《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颜师古注云:“《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2] (P1745)}又据《文选》张衡《西京赋》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薛综注曰:“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3] (P68)}所谓“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意指虞初常随身携带此书,一旦汉武帝有所发问,即立刻回答,并且所问答的内容,此书中都具备。这本书是“小说医巫厌祝之术”,而汉武帝所求问的内容从此书中都能获得解答,从一

收稿日期: 2017-08-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私撰史籍与文学关系及其影响研究”(13BZW056)

作者简介: 张晓明(1972-),男,山西平定人,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个侧面说明了,围绕汉武帝也一定发生过某些有关此书内容或相关主题的事件或故事。惜其书已亡佚,无从窥见全貌。其他则只能从文本名称大致推测其信息。如《封禅方说》,据《汉书·艺文志》云:“《封禅方说》,四十篇。武帝时。”^{[2] (P1744)}对该书性质,学界颇多争议,且多是推测之论,并无明确相关史料佐证其观点。另据现存资料,《汉志》所录汉代“小说”类的著作中,大体是以汉武帝的人生事件为中心,反映汉武帝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等内容。只是因为文献本身散佚,且无更多其他明确史料为旁证,文献具体内容,今人无法窥见。

《隋书·经籍志》是唐魏征总领其事、成于众手的一部目录。它所记为唐初之前官方所见书籍之总汇,其中所记“小说家”共 25 部 155 卷,今世大多留存。其中,与汉武帝有关的故事,《世说新语》著录 1 则,即其《规箴第十》所录“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条;《殷芸小说》中著录 6 则,即“汉武帝尝微行”“汉

武帝过李夫人”“武帝为七宝床”“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象”“汉武游上林”“武帝幸甘泉宫”。

(二) 汉魏史志目录“史”部著录的“汉武故事”

据现有材料,《汉志》“六艺略”“春秋类”23 家中,并无“汉武故事”;而《隋书·经籍志》“史部”的“旧事类”“杂传”等中,则保存有不少“汉武故事”的材料^①,如“旧事类”中的《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杂传类”中的《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此外,今存《海内十洲记》等文献中也含有“汉武故事”素材。从今存文献看,可将汉魏六朝“汉武故事”文本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明确以“汉武”标识的作品,如《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二是无明确标识但具有“汉武故事”因素的作品,如《海内十洲记》《博物志》《西京杂记》《搜神记》《拾遗记》《幽明录》《异苑》等 8 部小说作品^②。此二类的文献情况详见下二表:

表一 以“汉武”标目的“汉武故事”文献

书名	文献因子	今人考证
汉武故事 汉武帝故事	晋葛洪《西京杂记题辞》;《隋志》旧事类、两《唐志》起居注类皆著录两卷,未题撰者;《崇文总目》杂史类作 5 卷,题班固撰;《郡斋读书志》及《续谈助》本晁载之《洞冥记跋》,俱引张柬之说题为王俭撰;《四库全书总目》入小说家异闻之属,一卷,并列班固、王俭二说;孙诒让以为葛洪伪托。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认为成书于汉武帝年间;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认为成于汉末建安时期;刘文忠《〈汉武故事〉写作时代新考》以为魏晋间人所作。
汉武内传 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传	《隋志》杂传类著录三卷,未题撰者;《旧唐志》杂传类作二卷;《新唐志》道家类神仙之属作二卷;《中兴馆阁书目》杂传类、《郡斋读书志》传记类、《宋史·艺文志》传记类、《文献通考》传记类、《四库全书总目》小说类并作一卷。作者不可考。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以为魏晋方士托葛洪之名所作;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以为东汉末曹魏间人所作;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以为葛洪所撰。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洞冥记 汉武洞冥记	《隋志》杂传类著录一卷,题为郭氏撰;《旧唐志》传记类作郭宪《洞冥记》四卷,附拾遗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五卷;《崇文总目》《通志》皆作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则列入小说家异闻之属,旧题后汉郭宪撰。	余嘉锡《四库题要辨证·汉武洞冥记辨证》认为梁元帝撰;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持“郭宪”说;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认为东汉后期或六朝人作;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同《旧唐书》;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未定著者。

表二 无明确标识但蕴含“汉武故事”因素的文献

书名	文献因子	“汉武故事”因子	今人考证
十洲记 海内十洲记 十州三岛记 十洲三岛 海内十洲三岛记 十州仙记	《隋志》地理类著录 1 卷。托名东方朔。《四库提要》认为其是六朝词人所依托,出于《汉武内传》之后。	汉武帝问东方朔“八方巨海”等逸闻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认为大体出于东汉后期,是道徒所为;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认为成书于东汉至魏之间,道教徒所为;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认为是东汉或六朝方士的假托之作。

①“旧事类”所载文献名称卷数为:《汉武故事》(2)、《西京杂记》(2);“杂传类”所载文献名称卷数为:《汉武内传》(3)、《汉武洞冥记》(1)。
②所引文本皆据《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博物志 神异经	西晋张华著。《晋书》本传十卷。《隋志》列入杂家类,10卷。两《唐志》入小说家,卷数同。	2则。卷三“异兽”“大苑之北胡人有献一物”条;卷八“史补”“汉武帝好仙道”条。	
西京杂记	《隋志》列入史部“旧事类”,2卷,未标著者;《新唐志》云葛洪撰,1卷。	8则。卷一“昆明池养鱼”条、“吉光裘”条、“上林名果异木”条;卷二“方朔设计救乳母”条、“武帝马饰之盛”条、“搔头用玉”条、“四宝宫”条;卷五“象牙簪”条。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认为刘歆作,葛洪整理并编辑;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认为葛洪撰;《汉魏六朝小说笔记大观》认为刘歆撰,葛洪集。
搜神记	《隋志》列入史部“杂传类”,30卷;《新唐志》列入子部“小说家类”,30卷。今本20卷。	6则。卷一“钩弋夫人”,卷二“李少翁”,卷四“张宽”,卷十一“酒消患”,卷十三“霍山钁”“劫灰”。	
拾遗记 拾遗录 王子年拾遗记	《隋志》列入史部“杂史类”,2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王嘉著,梁萧绮叙录,10卷。	3则。卷三“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大月氏国贡双头鸡”“渠搜国献网衣”。	李建国、侯忠义、吴志达都认为该书是后秦王嘉撰、南朝萧梁萧绮叙录而成。
幽明录	《隋志》列入史部“杂传类”,20卷;《新唐志》列入子部“小说家类”,30卷。南宋散佚。	5则。“汉武帝常微行”“汉武帝见物如牛肝”“汉武帝在甘泉宫”“汉武帝与群臣宴于未央”“汉武帝以玄豹白凤膏磨青锡屑”。	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佚佚文265条。
异苑	南朝宋刘敬叔撰。《隋志》列入史部“杂传类”,10卷。	1则。卷七“武帝冢中物”条。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以为今本乃原书,非后人伪托、辍补;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也持相近观点。

二、汉魏六朝“汉武帝故事”的文本题材

关于汉魏六朝“汉武帝故事”的题材,学界大致归纳为求仙、漫游、轶事、情爱四类。但从现有材料来看,这些分类忽视了“汉武帝故事”的部分题材。如汉武帝年少之时就防年杀继母之事应答汉景帝,体现其深谙礼法、并熟知汉律的才能,这显然属于“政事”内涵。又如汉武帝广修“昆明池”等宫苑之事,也很难归类到以上题材之中。因此,本文拟将其划分为以下五类:

(一)轶事

所谓汉武帝轶事是指从未在正史中所记载的有关汉武帝的史实或关联史实。汉魏时期有关汉武求仙、情爱、漫游、政事的内容,虽亦未载正史中有相关具体记载,但或多或少都有关联史实存现。如求仙,《史记·孝武本纪》以及《汉书·武帝纪》中都记载有方士李少君等人之事。因此,在汉魏六朝“汉武帝故事”中,有关汉武帝与方士之间的故事,敷衍众多。

汉魏六朝汉武帝故事中有有关汉武帝轶事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得名、年少之事等方面。如武帝得名之由,据《汉武帝故事》载:

汉景皇帝王皇后内太子宫,得幸,有娠,梦日入其怀。帝又梦高祖谓己曰:“王夫人生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为武帝。^{[4] (P166)}

又据《汉武内传》载:

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4] (P140)}

有关汉武帝得名,《史记》和《汉书》本传中皆未记载。在《汉武帝故事》中,作者记载了汉武帝得名的两个因素:一为“(王皇后)梦日入其怀”,二为刘邦托梦汉景帝以“彘”命名汉武。前者体现了汉代对太阳崇拜的文化内涵。这是因为自《尚书·汤誓》所载夏代民歌“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中将“日”指称夏代末代帝王夏桀起,“日”(太阳)就有了指称帝王的文化含义。后者则与古代祭礼有关。《礼记·王制》云:“天子社稷则太牢,诸侯社稷则少牢。”^{[9] (P391)}

太牢为牛、羊、猪,少牢为羊、猪,二者都含有猪。《礼记·杂记下》云:“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豶豚。”^{[9] (P1229)}由此可见,无论是祭祀社稷,还是祭祀祖先,都要使用猪。汉景帝其他后妃皆未有“日入其怀”的吉瑞,王皇后孕育汉武帝应为吉兆,足以赴告祖先,故而以“彘”名之。而在《汉武内传》中,作者所记述的汉武帝之名为“吉”与“彻”。前者与武帝出生之祥瑞有关。《汉武内传》将感受吉瑞的对象改为汉景帝。不仅如此,作者更是详细描述汉景帝“梦赤彘”“见赤龙”以及“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的祥瑞变化。正是因为如此,汉景帝才会以“吉”名汉武帝。而“彻”的由来,则是因为汉武帝“圣彻过人”,故而名之。

而有关其年幼之时的才能,《汉武故事》描写了汉武帝“少而聪明,有智术”的特质,其表现有二:一为“与宫人诸兄弟戏,善征其意而应之,大小皆得其欢心”;一为“及在上前,恭敬应对,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卫咸异之”。《汉武内传》则详尽地描述了汉武帝年幼之时的出众才智:

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心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他日复抱之几前,试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无一字遗落。^{[4] (P140)}

从其应对汉景帝的言辞以及汉景帝考校刘彻童业的情况来看,三岁幼童,识天理、懂人伦、知进退,可以看出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殊为凡人;广览群书,圣人言、阴阳书、龙图策,又可看出其对道家思想十分熟悉,深植其心。

儒家重视人伦、以孝治国的观念,深刻影响了汉武帝。《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有司奏请武帝徙

乳母于边地,乳母求助郭舍人而免以远徙之事^①。该文详细地记载了汉武帝乳母的来历、受到汉武帝厚待的情形以及乳母子从奴横暴长安的细节,以及郭舍人设计相助乳母之言行。《西京杂记》卷二“武帝欲杀乳母”和《世说新语·规箴第十》中则将郭舍人改为东方朔,叙述的重点从《史记》全景式描写转而突出东方朔睿智和汉武帝的恻隐之心^②。很显然,有关汉武帝“孝”道思想的体现,汉魏六朝“汉武故事”中是有所反映的。

道家重视自然阴阳变化的思想,也对汉武帝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即位之后的重道崇仙之举即为明证。关于此点,将在本文“求仙”部分论及。

(二)政事

有关汉武帝政事的记载,除见于《史记》和《汉书》本传,还散见于《史记》和《汉书》中与汉武帝同时的人物传记之中,且几乎都是即位之后的政事。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与《汉书》所记载的汉武帝的主要政事,如颁行“推恩令”处置藩国之患、强化中央集权之举;推行“儒学”、实行以“孝”“德”为主要特征的统治思想;经营西域、钳制匈奴势力之政;用兵匈奴、稳固西汉王朝政权之措等。虽然历史评价不一,但不可否认,这些举措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在汉魏六朝“汉武故事”文本中,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轻描淡写。即使是有所提及,也笔削甚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史实在《史记》和《汉书》所记该备,另一方面则更多是六朝时期文人群体对汉武帝的评价以负面为主的倾向所导致。

《汉武故事》提及武帝用兵匈奴之举,云:“大发卒数十万,遣霍去病讨胡,杀休屠王。获天祭金人。”^{[4] (P169)}其他“汉武故事”文本未再存现有关汉匈之事的内容。而对于经营西域以及沟通诸国的史实,这一时期文人所关注的主要集中在诸国来献异物,或凸显汉武帝奢华生活,或叙写神异主旨。前者如《西京杂记》所记“吉光裘”和“天马饰”。“吉光裘”,

①《史记》卷126《滑稽列传》云:“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又奉饮糒飧养乳母。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原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于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疾步数还顾。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罚谪谮之者。”详见《史记》第3204页。

②《西京杂记》云:“武帝欲杀乳母。乳母告急于东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邪?’帝怆然,遂舍之。”详见《汉魏六朝小说笔记大观》第86页。《世说新语·规箴第十》云:“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乃凄然愍之,即赦免罪。”详见《汉魏六朝小说笔记大观》第902页。

《西京杂记》卷一云：“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4] (P79)}卷二“后得貳师天马”条云：“帝以玫瑰石为鞍，鍍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黑皮为之。”^{[4] (P87)}《拾遗记》卷五“天汉二年”条则记载了汉武帝戒奢之举，其文云：

天汉二年，渠搜国之西，有祈沦之国。……其国人缀草毛为绳，结网为衣，似今之罗纨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国献网衣一裘。帝焚于九达之道，恐后人征求，以物奢费，烧之，烟如金石之气。^{[4] (P527)}

将《西京杂记》中“吉光裘”与此则故事相对读，“网衣”制作之繁难、穿着之质感，可谓世间珍品，与“吉光裘”相比，不遑相让。但是，汉武帝对二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后者如“马肝石”，《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卷二“元鼎五年”条云：

元鼎五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常以水银养之，内玉柜中，金泥封其上。国人长四尺，惟饵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马肝。舂碎以和九转之丹，服之，弥年不饥渴也。以之拂发，白者皆黑。帝坐群臣于甘泉殿，有发白者，以石拂之，应手皆黑。是时公卿语曰：“不用作方伯，惟须马肝石。”^{[4] (P127)}

此则故事详细地交代了“马肝石”来历、储存、特征、效用等。尤其是“弥年不饥渴”“以之拂发，白者皆黑”的效用，不禁令人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刘彻为太子之时展现出处理政事才干的“汉武故事”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可补正史之不足。《汉武故事》中记载了刘彻为太子之时定断“防年弑杀继母”案，其文云：

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氏杀年父，因杀陈。依律，年杀母，大逆论。帝疑之，诏问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缘父之爱，故比之于母耳。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年弃市。议者称善。时太子年十四，帝益奇之。^{[4] (P166)}

所谓“大逆”之罪名，最早见于《史记·孝文本纪》之中，其云：“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

辜。”^{[6] (P417)}又据《汉书·匡张孔马传》记载，孔光论及定陵侯淳于长“大逆”时曾云：“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后犯法者也。”^{[2] (P3355)}根据汉律，“大逆”之罪，父母妻子未分家者，无论年纪大小，全部要在闹市当众处决。刘彻从“继母如母”根源入手，认为之所以“继母如母”是因为“缘父之爱”。防年继母陈氏杀年父之刻起，陈氏已无母义，故而防年只应以杀人论罪，不应以“大逆”论罪。论析可谓精辟，于法于情，无可挑剔。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汉武故事”文本还记载了汉武帝广修宫苑之事，如腾光台、寿龄坛、招仙阁、柏梁台、昆明池、上林苑、明光宫等。汉武帝修建这些宫苑目的有三：一为求仙，如招仙阁等；一为矜功，如上林苑等；一为储秀，如明光宫等。从文本情感的倾向而言，皆是批评汉武帝穷奢极欲的个性。侧面而言，这是对汉武帝在政事上的讽刺。

(三)情爱

所谓“汉武故事”情爱题材主要是指其亲情、男女之情和友情的内容。纵观汉武帝一生，其亲情、男女之情和友情的史实，《史记》和《汉书》都有相关记载。如亲情方面，武帝与祖母窦太后、母王皇后、姑母馆陶长公主、大姐平阳公主等史实；男女之情方面，有其与陈阿娇、卫子夫、赵婕妤、王夫人、李姬、李夫人、尹夫人、邢夫人、钩弋夫人以及其逢遇的民间女子等史实；友情方面，有其与韩嫣、李延年的交往等史实。这些史料主要集中在《史记·外戚列传》《史记·佞幸列传》《汉书·武五子传》《汉书·外戚传》等中。

汉魏六朝汉武文本中的有关此类内容或与正史关联的史实因子，更多是踵事增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关李夫人的故事。据《汉书·外戚传上》云：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2] (P3951)}

《汉书》不仅记载了李夫人的出身、其兄借《北方有佳人》歌调来叙写李夫人之美，更以语言和行描写敷陈了武帝对其宠爱之状以及李夫人去世

之后武帝的思念之举。分析该文本,其有三个要素值得注意。一为李夫人“倾城倾国”之美,一为汉武帝宠爱李夫人之言行,一为李夫人亡故之后汉武帝的思念之情。

对这三个要素,尤其是后两个因素,汉魏六朝“汉武故事”相关文本敷衍甚多。如《殷芸小说》描述了汉武帝对李夫人恩宠之事,其文云:“汉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又以象牙为篦,赐李夫人。”^{[4] (P1019)}而《汉武故事》《搜神记》和《拾遗记》则敷衍了汉武帝思念李夫人之举。《汉武故事》云:“会上所幸李夫人死,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张帐,明烛,令上居他帐中遥见李夫人,不得就视也。”^{[4] (P168)}《搜神记》则云:“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夫人卒后,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帐,明灯烛,而令帝居他帐,遥望之。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4] (P292)}在这两则故事中,李少翁施法设帐以招李夫人,汉武帝遥观感喟,是故事内核。有关汉武帝思念李夫人,描写最为悱恻的则是《拾遗记》中的相关文字。故事首先叙写汉武帝怀念李夫人的忧愁之思:泛舟昆明池、自造歌曲以遣怀,无奈日落之景,顿生孤独之感;凉风激水之形,犹如内心激荡之状;女伶婉曲之歌,摇曳情性,汉武帝赋《落叶哀蝉》之曲,描摹李夫人之姿,更直白地抒发了忧思难忘的情怀。其次叙写汉武帝饮酒以遣怀、卧梦李夫人的情节:李夫人手授薝苢,其香弥月不歇;武帝希冀再见,却无机缘,更有“涕泣浹席”之举。再次,诏令方士李少翁欲见李夫人,通过对话方式,详尽描述了李少翁献策以“潜英之石”为李夫人之形,以达到武帝欲见李夫人之愿。其文云:

诏李少翁,与之语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见乎?”少翁曰:“可遥见,不可同于帷幄。暗海有潜英之石,其色青,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暑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悟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言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翁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费不死之药。”乃至暗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图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轻纱幕里,宛若生时。帝大悦,问少翁曰:“可得近乎?”少翁曰:“譬

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近观乎?此石毒,宜远望,不可逼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从其谏。^{[4] (P525)}

与前代文字相比,此则文字不仅详尽地记叙了李少翁之法,尤其是描写了“潜英之石”难以获得艰辛,暗示出汉武帝欲见李夫人的心境。文本最后描写了武帝建造“灵梦台”以慰相思之举作结。

除以上所举李夫人等人之外,汉武帝还曾在出行的过程逢遇女性,如《幽明录》和《殷芸小说》中所载“汉武帝常微行过人家”、具有“国色”的婢女。这类文本以汉武帝漫游为线索,下文相关章节论述,此不赘述。

《史记·佞幸列传》以“宠臣”并举韩嫣与李延年,《汉书·佞幸传》同之。两书所记有关韩嫣的史料几为一致。有关李延年的史料,《史记》所记为“久之,(李延年)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6] (P3195)};与《汉书》所记则为“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恣”^{[2] (P3726)}不同。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韩嫣因自小相伴汉武帝左右,关系亲密;刘彻为太子之后,韩嫣又因善于揣摩刘彻之意而尊崇一时;而李延年则因其妹李夫人之因,兼之其善歌、造新声之才干而受到汉武帝赏识,进而“甚贵幸,埒如韩嫣也”^{[6] (P3195)}。

汉魏六朝“汉武故事”文本则进一步渲染了韩嫣的骄奢的生活。《西京杂记》卷四记载了“韩嫣金弹”的故事:“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4] (P103)}卷六“玳瑁床”则云:“韩嫣以玳瑁为床。”^{[4] (P117)}而对李延年则重叙写其音乐才能。《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卷四叙写李延年歌唱之才云:“帝所幸宫人,名丽娟,年十四,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纓拂之,恐体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回风之曲,庭中花皆翻落。”^{[4] (P135)}文本虽然重点是描写宫人丽娟的体态柔美和歌喉之妙,但也指出一旦宫人丽娟歌吟,李延年无不和之,两人的歌吟之妙,相辅相成。

由上所论,“汉武故事”情爱题材的叙写,表现了汉魏时期对汉武帝情感世界的认知,即“多欲”。

(四)漫游

所谓“汉武故事”漫游题材是指以汉武帝出行为线索,涉及求仙、逸闻、异物、情爱等内容,是“汉武故事”题材中内容最为庞杂的部分。其中,有关求仙的内容,下文论之;有关汉武帝漫游的史实,《史记·封禅书》《孝武本纪》以及《汉书·郊祀志上》等文献中皆有记载。

有关“汉武故事”中以漫游为线索的逸闻故事，首推《汉武故事》所记“上微行至于柏谷”，其文云：

上微行至于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内，乃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穡；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饮。翁答曰：“吾止有溺，无浆也。”有顷，还内。上使人覘之，见翁方要少年十余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姬出安过客。姬归，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与耳！鸣鼓会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姬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翁从之。时，上从者十余人，既闻其谋，皆惧，劝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祸，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顷，姬出，谓上曰：“诸公子不闻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计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姬自还内。时天寒，姬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皆醉。姬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姬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明，上去。是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姬金千斤，擢其夫为羽林郎。^{[4] (P168-169)}

此则故事可谓惊心动魄、峰回路转。《幽明录》和《殷芸小说》中所载“汉武帝常微行过人家”故事类此。

有关异闻多集中于异兽。如《博物志》卷三“胡人有献”中所记名曰“猛兽”的异兽，《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卷二所记“夜见一螭游于路”的怪异之见等。其中，《博物志》卷三“猛兽”条所载，闻所未闻云：

汉武帝时，大苑之北胡人有献一物，大如狗，然声能惊人，鸡犬闻之皆走，名曰猛兽。帝见之，怪其细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见此兽即低头着地，帝为反观，见虎如此，欲谓下头作势，起搏杀之。而此兽见虎甚喜，舐唇摇尾，径往虎头上立，因搯虎面，虎乃闭目低头，匍匐不敢动，搯鼻下去，下去之后，虎尾下头起，此兽顾之，虎辄闭目。^{[4] (P196)}

其物虽小，然能让兽中之王——虎俯首称臣，令人叹为观止。此类文本也存现所记互有出入的现象，如《搜神记》卷十一所载其名为“患”异兽：其形“身长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睛”；其状“四足入土，动而不徙”。东方朔“请以酒灌之，灌之数

十斛而物消”，并向汉武帝解释该异兽的来历：

帝问其故。答曰：“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徙作之所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4] (P359)}

东方朔称言该异兽名为“患”，是“忧气”而成，所居之地是“秦之狱”，是“罪人徙作之所聚”，故而以酒销之忧气，其物始消。但在《殷芸小说》卷二中则将“秦之狱”所聚而成异兽，名之为“怪哉”。其状为虫形，“赤色，头目牙齿耳鼻悉具”^{[4] (P1027)}，所生之因是“愤”；解决的办法亦是以酒销之。替汉武帝答疑解惑、祛除难题的仍是东方朔。

有关漫游而逢遇情爱故事，首推《汉武故事》中所记“上巡狩过河间”一文：

上巡狩过河间，有紫青气自地属天。望气者以为其下当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见有一女子在空馆中，姿貌殊绝，两手皆拳。上令开其手，数十人劈之，莫能舒。上于是自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号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解黄帝素女之术，大有宠，有娠，十四月而产，是为昭帝焉。从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年七岁，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可得归矣，愿陛下自爱。宫中多巫蛊气，必伤圣体，幸慎之。”言终而卒。既殒，尸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空棺无尸，惟衣履存。上乃为起原灵台于甘泉。^{[4] (P175-176)}

这是汉魏六朝文人演绎钩弋夫人最为精彩的一段文字。首先，以“自地属天”的“紫青气”铺垫钩弋夫人不凡。其次，叙写钩弋夫人“两手皆拳”的神奇之状，并以数十人无能劈而张钩弋夫人双拳之情形，铺垫汉武帝“自披手，手即伸”的神异之处。再次，描述了钩弋夫人入宫之后的情形。最后，以凄婉的笔调，描写了其结局。这与《史记·外戚世家》所记钩弋夫人的人生结局不同。

“汉武故事”中有关漫游题材的内容，十分庞杂。这既与汉武帝一生出行次数较多，所涉及生活内容广泛有关，也与魏晋六朝时期兴起的“博物”和“志怪”创作倾向紧密相关。

(五)求仙

“求仙”题材的内容，在汉魏六朝“汉武故事”

文本中几乎都可窥见。这既与汉武帝一生狂热求仙的言行有关,也与魏晋六朝时期道家思想流播密不可分。

对于“汉武故事”文本中“求仙”题材的研究,学界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李建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研究《汉武故事》中“武帝传说体系”,尤其是关注到汉武帝、西王母、东方朔之间有关求仙的言行,颇有见地。^{[7] (P177-178)}在论及《汉武内传》对《汉武故事》中“王母会武帝之事”敷衍的章节中,李建国详细分析了有关记载的异同,认为两部著作都反映了秦汉以来正统神仙家的观念,即讲究修炼成仙。^{[7] (P201-210)}对于《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李建国认为其所记都是与汉武帝有关的神仙怪异传说。^{[7] (P162)}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认为,《汉武故事》主要内容是神仙故事,《汉武内传》则“增强了神仙怪异色彩,且有释家之言”。^{[1] (P28,30)}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认为,《汉武内传》是描写汉武帝好神仙之术、祈求长生不老的人生轨迹。^{[8] (P54)}这些成果主要关注以汉武帝为文本核心的文献,对研究汉魏六朝“汉武故事”作出了较高的理论贡献;但对散见于其他文献中的“汉武故事”,所论不足。

探究其他文献中“汉武故事”文本内容,对整体解读汉魏六朝“汉武故事”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博物志》卷八记载了汉武帝求仙之事,其文云:

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戴玉胜,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着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唯帝与母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4] (P220)}

这段文本,与《汉武故事》《汉武内传》中的“王

母会汉武”相比,建构文本的因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细节上有较大出入。如人物,三则文本都有王母、汉武帝、东方朔,唯《汉武内传》增加了“上元夫人”。主旨皆为“求仙”,但所涉及内容不尽相同。《博物志》以西王母为中心人物,并以“世人谓方朔神仙”作结;很明显,该则文字是申说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迹”的个性特点。《汉武故事》描写了汉武帝精心准备迎接王母之举、王母降临之境、汉武帝向王母求仙之言行以及王母托付东方朔之语,内容繁多。从所描写内容而言,与“求仙”相关的内容,虽是文本重点,但也涉及到异物内容,无疑分散了阅读者对“求仙”内容的关注度。《汉武内传》以“好长生之术,常祭名山大泽,以求神仙”^{[4] (P140)}开篇,详尽地描写了王母教导汉武帝求仙的言行,并借助“上元夫人”传授汉武帝道教经典之言行,更是反复申说道教经义的用意。从文学角度而言,《汉武内传》的文学性最为鲜明。如“王母降临”场景的描绘,《博物志》云:“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戴玉胜,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汉武故事》云:“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馭,载七胜履玄琼凤文之舄,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如乌,夹侍母旁。”^{[4] (P173)}《汉武内传》云:

忽天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间。须臾转近,闻云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狮子、或御白虎、或骑白麟,或控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万,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一丈,同执彩毛之节,佩金剛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挟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褂,容眸流眄,神姿清发,真美人也。^{[4] (P141-142)}

在这段文字中,“声响”“群仙”及“王母”的描绘,极尽繁饰之能事。除此之外,其他细节差别也较大。如王母遣使来告,《博物志》云“乘白鹿”,《汉武故事》则无此细节,《汉武内传》则浓墨重笔地描绘了王母来使——紫兰宫玉女^①。

^①其文云:“忽见一女子,着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孺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日清斋,不闲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侍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一生求仙访道,不仅巡游过许多名山大川,而且也有很多遭遇神仙之事发生在同一地点。如《幽明录》记载的汉武帝在甘泉宫遇神仙之事:一则为“玉女降”^{[4] (P695)},一则为“甘泉王母降”^{[4] (P695)},一则为“藻兼”^{[4] (P695-696)}。

在魏晋六朝时期道家思想盛行的宏观背景下,“汉武故事”中有关求仙题材的文本主要集中描写汉武帝求仙之虔诚之心、佞仙之举,以“王母与汉武帝”为核心内容,借助仙界之尊(西王母)和人间至尊(汉武帝)对话,其创作本意是宣扬道家经义和典籍的尊贵。

综上所述,汉魏六朝“汉武故事”题材,在《史记》和《汉书》有关汉武帝史实的基础上,踵事增华,以汉武帝一生为描写中心,通过其出生之奇、政治才干之高、情爱世界之丰富、漫游经历之繁多、求仙之举之狂痴及其周遭众多人物形象,塑造了汉武帝“练达”“多欲”“多情”的人物形象,是后世汉武帝形象的基本范式。

三、汉魏六朝“汉武故事”的“前结构意识”

西方当代哲学诠释学,尤其是“效果历史意识”的传入,为汉魏六朝“汉武故事”文献的重新解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所谓“效果历史意识”,包含着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是指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规定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指对历史获得和规定本身的意识。前者意味着对任何历史文本的理解,都是从自身的诠释学处境出发所做出的理解,理解者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历史条件和限制理解他所有理解的东西,任何理解都是从理解者的偏见出发所作出的理解。后者意味着,理解者必须意识到理解自身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任何理解都是具有有限性和局限性的理解,因此,“效果历史意识”包含着对自身意识的反思性。

“效果历史意识”提醒我们,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文学家不仅根据自己的前理解结构去选择文学描写对象,而且也根据自己的“前理解”去阐释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并理解和阐释历史上的文学作品的意义:

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这文本是属于这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个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当某个文本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并不是完全

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9] (P380)}

因此,任何被书写下来的文学作品都必然受制于文学家的文学意识,即: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特定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家根据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来选择、再构文学描写对象的。

汉魏六朝人在接受和再构“汉武故事”时也表现出一种“前结构”意识,主要体现在汉武帝本事和前代文化传统两方面。

“汉武帝本事”的“前结构”意识主要体现在汉武帝刘彻本事的比附和衍化。有关汉武帝刘彻的生平,《史记》中虽有《武帝本纪》,然皆钞录《封禅书》而成,已不能全面反映其事迹。但是,司马迁在记录汉武帝时期的其他历史人物时,客观上留存了大量间接史料。此外,《汉书·武帝纪》也提供了部分材料。这些史料为后人认识提供了可信的材料,也为汉魏六朝作家提供了可资写作的素材和空间。汉武帝一生,可谓“多欲”“多情”。所谓“多欲”,是指其对外大兴武功、对内广烦民力:前者表现在多次对外兴兵,如多次与匈奴作战等;后者表现在多次巡游、求仙访道,广建宫殿等。所谓“多情”,主要体现在男女情感方面,如孩提时期的“金屋藏娇”,李夫人辞世后的命术士为之招魂、并亲作《李夫人歌》等。从汉魏六朝“汉武故事”文本来看,其对汉武帝“多欲”,如北却匈奴、经营西域等政治举措,比附和衍化较少;但对其求仙等举动,敷衍甚多。而汉武帝“多情”的人生世界,更是汉魏六朝时期文人群体津津乐道的内容。

汉魏六朝的“汉武故事”,对汉武帝求仙的文学演绎,可谓淋漓尽致。如《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帝洞冥记》中,对汉武帝出生前后神奇之事的描摹,既是为武帝“仙缘”暗设了铺垫,更是把神创天子的先验观念植入读者脑中。这既可与《诗经·大雅·生民》中姜嫄履“帝”脚印而孕后稷之神异之“前理解”传统相印证,也与汉时开始兴起的以董仲舒融合阴阳学说入儒、讲究“天人感应”相联系。在此基础上,其后六朝“汉武故事”中就把汉武帝这位“生而有授”的君主进行全方位的敷衍和生发,从而形成信而有征、奇而不妄的故事体系。又如,汉武帝求仙的活动,是汉魏六朝“汉武故事”作家着力描绘的对象。汉武帝广修宫殿之事,如著名的“未央宫”等,在汉魏六朝作家眼中成为其求仙的具体实践途径之一,如修建“柏梁台”“掌宫”“蜚廉观”“延寿

观”“神明殿”“滕光台”等^①。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广建高台”是求仙不可或缺的,因为“仙人好楼居,不极高显,神终不降也”。作为独尊天下的君主,广修高大、宏伟的高台是可能的,故而求仙所需的物质最佳实现对象汉武帝,就成为道徒和虔信神仙之说的小说家着力描摹的对象。统观这一时期的小说,汉武帝与神人的相逢,大多数是发生在高台之上,也从描写层面达到了功效。

又如,汉武帝“多情”的人格特征,也是汉魏六朝作家最为关注、进而浓墨重彩的对象。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如《拾遗记》卷五载:

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声甚道,因赋落叶哀蝉之曲。曰:“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帝闻唱动心,闷闷不自支。持命龙膏之灯,以照舟内,悲不自止。亲侍者见帝容色愁怨,乃进洪梁之酒,酌以交螺之卮。帝饮三爵,色悦心欢。乃召女伶出,侍帝息于延凉室。梦李夫人,授帝薜荔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着衣枕,历月不歇。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4] (P524-525)}

这则故事写汉武帝泛舟昆灵池,日暮时分,凉风激水,女伶歌声苍凉,触发武帝思旧之情,作《落叶哀蝉》辞。该辞以人去楼空、内心充满无限思念作结。而现实中,女伶发声尚不足以慰此情,洪梁之酒、交螺之杯、佳女侍寝亦抵不过梦中李夫人所授薜荔之香。武帝惊起,枕边尚有香气,弥月不散,故而延凉室改名为遗芳梦室。对照《秋风辞》,可以明显看出“前理解”结构的痕迹。

“前代文化传统”的“前结构”意识,主要体现在前代神仙和方术思想的润泽。方士和神仙家思想的基本观念是长生不死,萌芽于春秋时期。《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语“古而无死,其乐若何”;齐国青铜铭文多有“用祈寿老毋死”等语^{[6] (P165-166)}。这与齐地盛行“阴阳”学说有密切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巫术盛行,其间讲究长生不死的人吸取巫医以药物去灾的法术,制造不死之药,于是又产生了方士和方术。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的兴起,约在战国中

期,《庄子》中所记录的“神人”,其实就是仙人。战国后期,神仙方术盛行天下,最为流行的就是不死药,《山海经·海经》中记载甚多。甚至出现了方士向统治者进献不死药的事情,如《韩非子·说林上》《战国策·楚策四》均记载了“献不死之药于荆王”的故事。战国后期,齐邹衍倡“九州”“三山”之说,更是将这种思想登峰造极。至秦始皇时期,求仙活动的规模远超前代,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载的派齐人徐福入海求仙,派燕人卢生求仙人,派韩终等求仙人不死之药,并且多次亲身巡游天下以访索仙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空前发达。“方仙道”的不死术、炼丹术、养生术、房中术等,巫祝的符咒术、占卜术等,融阴阳五行学及黄老哲学而成的神仙学,方士也衍为有体系的神仙家。《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专列神仙家一类。有汉一代,皇帝企慕长生不老,追逐神仙方术的事情,屡见不鲜。汉高祖“甚重祠而敬祭”,文帝重用“言乞神事”的赵人新垣平,向贾谊“问鬼神之本”于宣室。汉武帝求仙之事可谓汉代帝王中的第一人。《后汉书·方术列传》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义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屈焉。”^{[10] (P2705)}其后,宣帝“修武帝故事”,用刘向言化沙炼丹;成帝末年无嗣,“颇好鬼神”,“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哀帝“博征方术士”。正是在这些“前理解”背景下,汉魏六朝作家来阐释了“汉武故事”。整体观照这些作品,我们发现,其故事的主题、人物、思想深受“前理解”影响。

这种“前理解”的结构,不仅在“汉武故事”的诠释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也使“汉武故事”的文本内容不断生发和重新结构。如《汉武帝内传》中对神仙谱系的描绘、对汉武帝的批判等。求仙长生的行为,虽然秦汉时就已存在,但是尚未形成有系统性的教义。东汉时的道教还带有原始性,神仙人物的关系网还没有完全构成,不可能在小说中塑造出王母、上元夫人等神仙世界的系列化形象。只有到了魏晋神仙道教昌炽之时,才有可能把成仙了的“道”的宗旨、神仙形象写得具体、生动;也只有隔代的作家,才能把汉武帝荒淫、暴虐的本质,批判得淋漓尽致。又如《汉武故事》书中有佛教内容,如赞扬施与行为,谴责杀生之恶;有图讖语言,预言魏当代汉而兴。潘岳《西征赋》征引了《汉武故事》中“武帝微行柏谷”的典故。这些都是时代对本文的诠释性。

“历史效果意识”强调理解者对文本的解读不

^①并见《汉武帝洞冥记》《汉武帝内传》。

可能超越自身历史条件和客观认知,任何理解都是从理解者的偏见而得出的。旧史对汉代“汉武故事”文本的分类,《汉书·艺文志》将之归类“诸子略”的“小说家”,是着眼于文本的思想认知价值。《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对魏晋六朝“汉武故事”文本的分类,归类则多不一致^①。这反映出汉至北宋时期有关学术观念的转迁。汉魏六朝“汉武故事”文本的诠释,也体现了“理解者的偏见”。如“王母会汉武”,《汉武故事》重叙写汉武帝与西王母相遇的所谓史实,《汉武内传》则反复申说道家经义和尊崇道家典籍,《博物志》则暗讽汉武帝求仙之举。这是基于创作者不同的思想倾向而形成的。与此同时,“历史效果意识”也强调理解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这是由理解者理解自身当下所含有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所决定的。如《西京杂记》所记“吉光裘”与《拾遗记》中所记“渠搜国网衣”相比,前者客观记录史实,后者有明显彰表汉武帝戒奢之意。这与创作者对汉武帝的理解的差异性分不开。《西京杂记》对西汉帝王的事迹,仅作记述,未有置评;有关汉武帝史实,亦是如此。《拾遗记》的每卷结尾以“录曰”点评该卷人物,是著者王嘉“一家之言”之所在,是“史评”的体例,具有明显的人物褒贬用意。汉魏六朝“汉武故事”的理解过程,从文本题材、关涉人物、情节建构到文化意蕴,比较全面

体现了“效果历史意识”的时代诠释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参考文献:

- [1]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3] 萧统编.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 [8]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4.
- [9]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10]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1] 魏征.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2] 闻一多.神仙考[A].神话与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13] 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潘文竹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Stories of Emperor Wu of Han in the Han-Wei and Six Dynasty Periods

ZHANG Xiao-m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so-called "stories of Emperor Wu of Han" refer to the narrative texts with Emperor Wu of Han as the core element based on the expounding or analogy of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By searching the contents of bibliography in those periods, the literature of those stories during the Han-Wei and Six Dynasty period is found to belong to "unofficial history", "miscellaneous biographies" and "reminiscences" under the category of history and "novelists" under the category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concrete texts, it is found that the "stories of Emperor Wu of Han" could be divided into anecdotes, politics, love, wandering and immortality pursuit, which represents typical "pre-structural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effectiv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Han-Wei and Six Dynasty periods; stories on Emperor Wu of Han; subject; effectiv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①如《汉武故事》,《隋书·经籍志》归入“史部”之“旧事类”,《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将之归入“乙部史录”之“起居注类”。又如《汉武内传》,《隋书·经籍志》归入“史部”之“杂传类”,《旧唐书·经籍志》同《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将其归入“丙部子类”之“道家类”之“神仙家类”。